



岭南博士文库

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

——颜李学派对四书的解读

高青莲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博士文库

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

——颜李学派对四书的解读

高青莲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颜李学派对四书的解读 / 高青莲
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5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博士文库)

ISBN 978-7-218-07043-8

I. ①解… II. ①高… III. ①颜李学派—研究 IV. ①B24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1876 号

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

——颜李学派对四书的解读 高青莲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张贤明

装帧设计：张力平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7043-8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 插 页：2 字 数：252 千字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 83781421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蒋 斌 朱仲南 黄尚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韦文忠 田 丰 许建国 杜新山

李夏铭 杨以凯 金炳亮 郑广宁 梁桂全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蒋 斌

副主任：梁桂全 田 丰 蒋述卓 陈春声 王国健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晋清 王仲兴 王利文 叶汝贤 刘少波

杜新山 李恒瑞 李夏铭 李新家 陈长琦

陈鸿宇 陆家骝 邱 捷 林有能 罗必良

金炳亮 郑 毅 唐钰明 扈中平 蓝海林

蔡 禾 廖小健



目 录

导论 经典及其时代解读	1
一、学界研究颜李学派概况	2
二、经世致用与四书的再诠释	9
三、经典解读与儒学重建的多元性	20
 第一章 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的可能	 28
一、解释的转向与儒学重建的可能性探讨	 28
二、颜李学派概说及其四书相关著作简介	 32
三、解读四书的依据：三事三物	60
四、解读经典的原则和特点	68
 第二章 由“理”到“礼”，明德亲民 ——《大学》的重构	 86
一、《礼记·大学》文本的恢复	87
二、“格物”新解的意义与反响	92
三、学行之辩：知行关系的再认识	111
四、由“理”到“礼”：解释转向与 儒学核心问题的转移	 117

五、明德亲民：儒学本质的界定	124
第三章 由“解”到“行”，行事以礼	
——《中庸》的体知	133
一、明和行：“中”的两个层面	135
二、修道：《中庸》着手工夫的再认识 ...	140
三、由“解”到“行”：《中庸》修身工夫的践履	148
第四章 习行之学，六艺之教	
——《论语》的探义	161
一、“率天下以立人道”：论语之旨再探讨	162
二、“学而时习”：习行学的基本特征	166
三、六艺教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解释	169
四、齐礼践礼与礼学思想	190
第五章 王者之治，必有事焉	
——《孟子》的辨析	200
一、颜元对《孟子》的外向性发挥	201
二、理想的政治：王道之治	218
第六章 重建与困境	231
一、程廷祚对颜学的重构与改造	231
二、重建的困境与学派的没落	257
第七章 颜李学派的历史地位及其四书学评价	264
一、李塉的考据实学与清初经世学风的终结	264



二、对颜李学派四书学的评价	271
附录一 文献综述	278
附录二 学界研究颜李学派的个别小问题 的考察与纠正	292
附录三 颜李著述	297
附录四 颜元迁善改过、为人处世言录	308
参考文献	315
后记	328

导论

经典及其时代解读

经历了“天崩地解”，“鱼烂河决”的社会变迁，清初学者痛定思痛，在学术方面，开始了全面清算理学的运动。理学从北宋至明末，其“理论逻辑已经全部展开，再也没有发展的生机了”。^① 清初思想家的省悟和反思，使清初学术形成了一股批判理学、重解经典与重建儒学正统的思潮。在反思和批判理学的潮流中，颜李学派是突出的一支。此派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不遗余力，不留余地，特别是颜元和李塨，魄力不凡，近代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梁启超说颜李“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②

颜李学说的魅力，不惟在其对宋明儒学的批判甚猛，更在于其通过对所谓“旧儒学”、“假儒学”、“无用之学”的批判，宣扬“三物”之学，“六艺”之教，以恢复孔孟正统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为己任，德行艺兼顾，文和武并重。他们的历史任务一是摧毁旧的，二是重建新的。摧

① 姜广辉：《颜李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② （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1 页。

毁无用的，重建有用的。有用与无用，成为颜李学派评判是否为正统儒学的一种标志。

一、学界研究颜李学派概况

颜李之学在李塉中年南游及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约康熙末至雍正初）里可谓风靡一时，这一时期，孙奇逢、王夫之、黄宗羲、费密、陆世仪等大儒已经相继去世，李塉（字恕谷）成为北方学界一重要人物。恽鹤生（字皋闻）将颜李之学传到南方，海内学者对颜李之学多有闻听而相应者。然而，恕谷、皋闻以后，颜李之学鲜为人知。程廷祚（字启生）时期，清朝政府对思想界进行了严密的控制，文字狱的迭起，使得批判理学的声音逐渐消沉。加之汉学如日中天，程朱之学成为官方正学，学界对颜李学说的关注逐渐减少，以至于销声匿迹了。戴望之时，被他称为“当世之方闻博学振奇人”的赵执叔专门去北京并派人去博野，竟然连颜李的遗著也寻找不到。^①

颜李学派的存在不过百年时间，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学者对颜李之学褒贬各异。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对颜李之学钦敬有加，他看过李塉的《大学辨业》后称“乃知圣道自有正途”，梅文鼎则把李塉看作“转气运之时人”而使“子弟群瞻”。邵廷采在答李塉的书信中赞扬李塉“于圣人之道，真有廓清摧陷之功，用工之勇，且实未有过于足下者”，^②对颜李学说及其躬身实践给予肯定。另外，胡渭、阎若璩等人也都赞同颜李的“格物”之说，方苞虽然对颜

①（清）戴望：《颜氏学记序》、《颜氏学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页。

②（清）邵廷采：《答蠡吾李恕谷书》，《思复堂文集》卷七，齐鲁书社1997影印本。

李诋毁朱子极为不满，但对他们的“讲世务，以备国家之用”的六艺学说充分肯定，对他们的“格物”之说也由最初的反对到逐渐认同。

不赞同颜学的也大有人在。与颜元情同手足的王法乾，虽然二人在有生之年互相规勉，但他始终没有正式接受颜元的学术立场和“三事三物”的学术主张。毛奇龄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反对者，他对颜元的评价是“体用不全，存养有缺”，更把他们的墨守六艺、不知读书的做法看成是“自坐酒国安辨酒醒”的可笑之事。^① 时人张伯行等人站在理学的立场，对颜李学派非议程朱深为不满。李塨之后的学者程晋芳等提起颜李及其学说，或反对他们的六艺之学，或赞同其学而反对他们对朱王之学及其开创者的批评，或反对其学而敬佩他们的习行精神，而真正能发扬颜李之学者却寥寥无几。颜元既反对汉学，又反对宋学，多为后来学者所不喜。

在颜李学派没落后的三百年时间里，学界对他们关注随历史的发展几经起落，时断时续。

最早正式对颜李学派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清朝同治时期的戴望，他通过各种途径搜集颜李遗著，编撰《颜氏学记》十卷（1869），对颜元、李塨、王源、程廷祚及他们的作品作了系统介绍，这是颜李学派没落后学界第一次对颜李学派的关注。戴望对颜李之学给予中肯的评价：“其言忧患来世，正而不迂，质而不俗，以圣为轨，而不屑诡随于流说；其行则为孝子，为仁人。”^② 戴望表彰颜学的最大贡献在于重新发现和宣扬颜李之学，从而使颜李之学在晚清成为一股热潮。

①（清）毛奇龄：《大学辨业辨》，《逸讲笺》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3册，第79页。

②（清）戴望：《颜氏学记序》，《颜氏学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页。

几十年以后，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着国家的内忧外患，学者们强烈主张政治上的变法图强。颜李学说务实致用的取向及其内在的叛逆和改革精神，适应了时势的需要，颜李学重新得到重视。章太炎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学者们何以推崇颜李之学，他说：“当今之世，讲学救国，当取其可以修己治人，不当取其谈天论性。谈天论性者，在昔易入佛法，进则易入西洋哲学。若以修己治人为主，而命之曰儒学，则宋明诸家门户之见，都可消除；而教人自处，亦易简而有功矣。”^① 章氏的论点是当时学术思潮的代表，它预示着学术所应有的一个基本走向。以梁启超、胡适、宋恕等为代表的近代改良主义者对颜李学派进行了热情的研究，肯定了他们的学术和历史价值。但是，正是颜李学派的革新精神，遭到了保守派朱一新、程仲威等人的反对，朱一新说：“国朝颜李之学，张皇颇甚……习斋于射与数略有所得，此亦艺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异，毋乃虚骄之气未除欤！”^② 程仲威言词更厉，“王荆公新法乱宋，千载下訾其学术之未至，犹或原其心术之无他。国初有颜元者，阳托《周礼》‘乡三物’之说以立教，而阴祖王氏学以低宋儒，其心术之不可问。……此非特吾道之蠹，实本朝之蠹贼！”^③ 他不但批评颜学，同时也对戴望表彰颜学的举动给予强烈的批评。特殊的社会形势对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学者从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出发对颜李之学给予评价，遂形成了晚清学界“尊颜”与“反颜”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

民国初年，掀起了新一轮研究颜李学说的高潮，颜李

① 章太炎：《适宜今日之理学》，《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② （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广雅书局刻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③ （清）程仲威：《颜学辩·叙言》，清光绪间铅印本。



学说这一时期在社会上发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徐世昌创办的四存学会以及《颜李丛书》的问世。不论徐世昌是出于通过宣扬颜李学说以维系孔孟世道人心来达到阻止新思想发展的目的，还是出于“牖民觉世，正本清源……使朝野上下群趋于德行道艺之一途，敛之为孝子悌弟之常”的目的，^① 无论如何，颜李学说在四存学会的影响下，在社会上得以广泛传播。在徐世昌极力表彰颜学的同时，也有极端的反对者，如刘声木说颜元、李塨“悖谬乖戾，颠倒是非，淆乱黑白，肆无忌惮，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则其人可诛，其书可烧”，^② 他的极端的的态度，是“反颜”斗争的继续。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本研究颜李学说的专著，一本是陈登原著的《颜习斋哲学思想述》（最早出版于1934年，1989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版），另一本是郭霭春著的《颜习斋学谱》（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登原著是系统研究习斋哲学思想的较早的专著，此著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颜元其人及其哲学思想，把颜元看成是个“忠于真理”的大儒。该书对习斋后学做了客观叙述，但在学派内部的学术传承以及颜李学说与社会历史的互动方面的分析有些不足，这导致作者在寻找颜学衰退的原因方面忽视了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该书出版较早，未受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对问题的分析比较客观，资料引证翔实，是一部较好的研究性著作，在写作方法上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郭霭春的《颜习斋学谱》1936年成稿，1957年改写出版。此书论述了颜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并对习斋师友做了简单考证。该书给予颜元较高的评价，认为，在清初思想界，卓然成家者，

① 李见荃：《四存学会三周年纪念演说词》，《四存月刊》1923年第18期。

② （清）刘声木：《荑楚斋随笔》卷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



除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外，当推颜习斋，其表现于民族意识与反理学观点上的，尤以颜氏为最挺拔。作者在“理学”的框架下，对于颜元的复古主义、均田主义、封建主义作了分析，认为习斋之复古主义是以“复古”之名而存“革新”之实，“封建主义”与他的“功用”理想相悖谬，是其思想中不健康的部分。作者特别重视习斋“独放异彩”的民族主义精神，认为其思想几乎全部导源于此。另外，本著在分析颜元的思想时带有作者所处时代浓厚的社会政治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颜李学派的研究从没间断，专著有 20 世纪 50 年代杨培之的《颜习斋与李恕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李国钧的《颜元教育思想简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姜广辉的《颜李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马序的《颜元哲学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这些专著从不同的方面对颜李学派进行了研究。《颜李学派》是目前唯一一本以整个学派为研究对象的优秀作品，该著以颜元为重点，涉及颜元的三个弟子，比较客观地论述了颜元及其弟子的思想。但该著没有对《平书订》作详细的研究和说明，仅在王源一章附带提及。本著篇末搜集了近三百年来学者对颜李学派的主要评论，对学者研究颜李学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颜元哲学思想研究》是在分析关于研究颜元的全部著作及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著作。认为颜元哲学是“心物二重化本体论”，“二重化的认识论”，其思想是“理学别传”，不同于以往的观点。该著较为详细地编写了关于研究颜元哲学思想的论著目录，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不同时期研究颜元的著作特色和学者的政治立场从中可窥见一斑。《颜习斋与李恕谷》对颜李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心性学说、教育学说这几大块作了阐述，并对两人的思想渊源作了分析。其特点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将颜元、李塉两人的思想融为一体，较多地关注了两人的共同之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看到两者的差异，也没有分析颜李思想的内在问题。

值颜元逝世三百周年之际，学界再次掀起了研究颜李学派的高潮。

2004年1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为纪念颜元逝世三百周年，特发布了征文活动。此次所征论文主要以颜元的教育思想、人性理论、颜元弟子研究等为论题，集中发表在该学报2005年1月第7卷中。10月15日至10月17日，河北师范大学承办了“颜元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纪念颜元、研讨其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改革两大主题进行，近百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会议。这个主题和规模的会议是颜元辞世三百年来第一次。为纪念颜元逝世三百周年，陈山榜出版了《颜元评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著分为上中下三篇，对颜元的家世、师友和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礼仪、教育等思想做了详细的考证研究，矫正了一些关于颜元的误传。该书作者细腻的考察和严谨的态度，值得每一位学者借鉴。乘着纪念颜元的余波，朱义禄的《颜元李塉评传》200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颜李学派的最新专著。

近些年，河北省博野县突出地方特色，倾力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研究制定了颜元思想文化整体宣传方案，先后编演了一系列关于颜元的文艺节目，编辑印刷了《颜元在博野》一书。同时，该县还修建了颜元文化广场、颜元文化思想展室，在提升博野文化品位的同时，使社会给予颜元更多的关注。2008年10月，河北省博野县举办了全国颜元思想文化讨论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教科所等全国各地的数十位专家学者相聚博野县，就“颜元思想对现代



社会文化的影响”、“颜元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等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把对颜李学派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中国六十周年国庆前夕，河北省保定市出版了《颜李学派文库》，全书270多万字，共10册。收入文库的既有颜元的全部行世著作和李塏的传世代表作，也有梁启超、胡适等诸多大家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有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弗里曼、日本学者边渡秀方等六个国家著名学者有关颜李学派的精博文论。全书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发行，大大扩大了颜李学派在当今社会上的影响。

除了专著和学术论文之外，也有不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多以颜元的实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伦理思想、功利思想等为研究重点，以硕士论文较多。

此外，研究颜李学派的单篇学术论文有百余篇，这些论文较全面地揭示了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内在逻辑、特征和历史地位。

从整个研究来看，学界对颜元的关注较多，学者多把他定位为平民教育家，近些年的单篇学术论文对他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占了很大的比重。学者们围绕颜元教育思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虽然成绩斐然，但视野未免狭窄。颜元和他的弟子共同建构了颜李之学，与颜元相比，学界对他弟子的关注相对较少。李塏是学派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他，此派不足以成为颜李学派，但学界较少把李塏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从思想史来看，李塏可以说是清初经世实学向汉学考据转变的一个缩影，他的治学路向转变的成因、他在主张少读书著书的情况下而又遍著群经的举动以及在清初儒学的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显然有所欠缺。程廷祚是颜李之学的热心者，却以汉学家的身份出现，他青年时期热心颜学，中年时期回避颜学，老年以对颜李之学的改造又回归颜学，其成因和过程及与时代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学界对此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此外，除了姜广辉的《颜李学派》，近年来从新的视角把整个学派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几近空白。

就内容而言，近年对颜元的研究角度和侧面不少，但研究内容多是条块分割，如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体育思想、功利思想，在方法上缺乏创建。虽然也有比较研究，如与古代和近代的思想家墨子、张之洞等人的比较以及与国外的思想家比较，但仍有不足之感。再者，一些研究性论文对颜元和颜李学派的思想有时断章取义，用现代学术概念和术语去分析讨论，随意比附，缺乏严肃性和准确性。检索中国期刊网和其他数据库，可以发现，近年虽然对颜元的研究很多，但整体上缺乏优秀的论著，研究视角也有待开拓。

二、经世致用与四书的再诠释

孔孟儒学，一直被儒者称为“内圣外王”之学。孔子“博文约礼”，“学而优则仕”，孟子仁义礼智之善端，存心养性之工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说，兼及内圣外王之道。《大学》之道，三纲领八条目之说更为明确，且以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至宋明儒学，过分注重“存心养性”的“内圣”一面，将“内圣外王”之学偏向于只重“内圣”的学问。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虽然各自进路不同，但在“内圣”方面却殊途同归。至其末流，则流于空疏无用，坐读文墨，不计事功。原本由内而外，最终发展为重内轻外。经邦济世、学以致用“外王”一面被束之高阁，无怪乎清初学者对宋学发出最为强烈的抨击。

被颜元批评为“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工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的朱学和“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



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的王学，^①至明末清初，其弊端已充分暴露。宋明儒学的“内圣”取向，经过社会变动的冲击而遭到学者的质疑。理学被事实证明为“无用”、“空虚”之学，它的发展无疑已达到了它的顶峰。作为一种文化而言，儒学不可能停滞不前，它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即要“突破传统儒学既定的体系框架，逐渐从儒学框架内发展出一个异质的、新的思想理路，价值系统”。^②“异质”儒学笔者不敢想象，新的思想理路和价值系统则完全有可能，而且事实上清初儒学经过社会变迁的涤荡，已经朝着新的方向迈出了步子，而这基于学者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之上。

对理学的反思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对理学的猛烈批判，二是重新诠释儒学。

学者对理学的批判，不遗余力。例如李塨，他在给方苞的书信中指出：

以空虚之禅悦怡然于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于手目。明之末也，朝廷无一可依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呜呼，谁实为此？^③

另他在《阅史郅视》中又说：

明至弘治而后，士竟以文墨相高，分门别户，评古谈今，甚至弃职掌而专事浮靡，而国事日坏，沦胥

①（清）颜元撰，陈居渊导读：《存学编》卷一，《习斋四存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2页。

② 王国良：《明清时期儒学核心价值的转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清）李塨撰，冯辰校：《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